

# 永遠的懷念 **中國物理學之父**

追思 **吳大猷** 先生



## 清大物理系吳大猷紀念演講

---

左健欣

下午的一場盛會要開始了，019坐滿了老師和學生，經系主任的簡單介紹後，5位演講者便開始了他們精彩的演講，這期間談笑風生，學生無一不被感染了感懷吳大猷先生的氣氛，以下我就節錄這場演講，以及報紙上的見聞，讓大家來認識這位中國的物理學之父——吳大猷。

吳先生1907年出生，在密西根大學只花了兩年，就拿到碩博士學位，1995年回到台灣，並在台、清、交大開課，吳先生是個喜歡做事的人，所以那時候教書可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，清大019、002的演講教室，就是為他量身定作的，桌子較低矮，所以吳先生可以坐著講課，他的手稿都是預先寫好，由許貞雄教授打字，講之前先發給大家，講完後呢便可裝訂成一本書，第一本是關於統計力學，於六年前完成，吳先生可說是一位純粹的理論物理學家，他做學問的那種嚴謹認真的程度，的確是讓後生晚輩，望之不及，有一次，朱國瑞教授去老師家拜訪，看見家裡桌上、床上都堆滿了書，吳先生在95年退

休後，來清華任課，累積每一次的手稿、投影片，一共竟完成了 13 本書；在交大上課亦然，星期二要上，一定是一個禮拜都在準備，直到前幾天，就把筆記傳真過來學校，隔天上完課，血壓一定增高，因為太興奮了，晚上看看電視，看包公，一定要看到包公一劍，才爽快，星期三又開始繼續準備下禮拜的課程，雖然戲稱自己是老茶壺，不需要放茶葉，沖點水，就有茶出來，但準備課時還是非常認真的；還有一例，也可看出吳先生對學術的執著，1960 年他到瑞士羅山大學訪問，那時候看到了有關 “reversible process and kinetic equation of plasma” 這樣的一個問題，那並不是他的專長，一開始只是看到一些繁雜的式子，但卻對它發生了興趣，便下定決心，好好研讀鑽研這個題目，就這樣子，吳先生便在他 52 歲時，又開始了人生的另一個精彩著作。

1972 年，吳先生是國科會主任，那時聯經出版社想請他出書，因為吳先生一直有一個科學中文化的想法，便把筆記拿出來，褚德三教授，想說就幫老師整理整理，順便藉機會可以跟老師討教討教，沒想到老師的筆記，非常整齊，有章有節還有 reference，換句話說，只要把筆記拿去印，就是一本書了，有些是在南開的筆記，吳先生說那時有兩門課老師很不負責，就是這樣，所以那兩門自己特別用心去唸，做筆記，反而學的很好，有時候老師不好，還是我們的福氣勒。

吳先生喜歡批評時政，寫寫文章，罵罵人，但事實上他是十分平易近人，好相處的，他來清華的那段時間，系裡在七樓安排了一間辦公室給他，好讓他在課暇的時間休息，但吳先生喜歡在二樓的教師休息室待著，因為哪兒人多，來來往往的，有時隨便翻翻報紙都有的聊，罵罵這、罵罵那，有一次許貞雄教授進來劈頭就問 吳老頭來了沒？有人回答“來了”那個人就是吳先生，可見其隨和的個性；吳先生批評時政還會自創名詞，像是 s 平方，就是 double stupid 的意思，若不夠還有 triple s 呢，這樣赤子之心的個性，一直保持到晚年；有一陣子，大學校長選舉，黑函糾紛不斷，吳先生就開玩笑地調侃說，物理學不好的，就可以去當大學校長了，（因為當時很多大學校長都是物理系畢業的）。

1980 年，吳先生接受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的聘請，編寫本土化的教科書，那時很多老師、教授聚在一起，一人負責一部份，要逐字唸出，看有什麼要修改的，若是關於文字上的問題，吳先生就不怎麼計較，但如果是概念上的問題有錯，就會罵的很兇，有時候還罵到把人降級，“我把你降為副教授”之類令人啼笑皆非之語，不清楚吳先生脾氣的退人，可能會受不了，但知道的人都曉得，吳先生是對事不對人，雖然嚴厲起來，有些不盡情面，但事後就忘了，他對人是十分誠懇的，譬如有一次，褚教授回憶說，吳先生拿到了一張藥方，據說可以延年益壽，讓頭髮變黑，他就把那藥方複印了好幾張，分送給大家；還有一次，有人從香港帶了一個東西很好吃，他便把那東西凍起來，等到冬天

，再用錫箔紙包起來，寄去給在美國的褚教授，由此可見吳先生的待人。

李榮章教授回憶起，在水牛城和吳先生是同事的那段日子，那時吳先生是系裡的系主任，每天中午 12 點，他都會一個個來敲門，叫出去一起吃飯，餐廳有一張長桌子，就固定是物理系的，吃完就喝咖啡，天南地北無所不聊，大家別以為物理教授聚在一起，都聊物理，其實大約只有五分之一的時間談物理，但是呢，講著講著大家興趣來了，互相交換彼此的想法，往往可以擦出新的火花，之後若聊不夠，就還到辦公室繼續講，吳先生可就說是整個系裡的動脈一樣，他可以激勵每個人，把每個人的興趣成果都傳給別人，這樣一來，整個物理系都活了起來，氣氛是十分重要的，吳先生就是這麼樣一個有魅力的人，他可以帶動進而提升其他人的能力，朱國瑞教授也說，那時候聽吳先生的演講，實在是一種享受，雖然不一定聽得懂，但在那種氣氛下，坐在那裡，想想自己的問題，有時候也想通了不少，郭義雄教授也是，那時在水牛城唸書，只要是吳先生開的課，就每節都去聽，感覺十分享受。

在水牛城的時候，只要有專題演講或研討會，吳先生一定做第一排去聽，若覺得有問題，一定當場就指出來，把它搞清楚，吳先生不等演講完的，因為他覺得這樣的話感覺就不對了，雖然有時會給人感覺不給情面，但其實不然，演講完，照樣跟那位演講者，一起吃飯聊天，毫不受影響，吳先生是對事不對人的。

還有，吳先生是非常好吃的一個人，在水牛城家裡的時候，常請人吃飯，打橋牌，師母也很好客，打牌的時候，吳先生都和師母作對家，每次在等對方出牌的時候，吳先生就等不住，起來找花生、巧克力吃，師母有一次不耐煩了，就說“大猷阿..你怎麼打牌這麼不專心阿..這樣不行阿..”郭雄教授也說，在老師台灣的家，廣州街二號，拜訪的時候，老師一坐下，就荔枝、花生吃不停，不只是這樣，吳先生自己也會做一、兩道菜呢，就是那招牌的，蟹肉炒蛋、雞腿粥，吃過的人都說讚喔，吳先生也很會品味食物，每次去餐廳吃飯，就會說，這道菜應該怎樣，那道菜應該如何，有人就問他說，有沒有考慮要出一本食譜阿，吳先生回答說“食譜算什麼..要出就要出這個...” principle of cooking... (狄拉克寫過 principle of quantum mechanics)，還有，每次吳先生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，李政道先生一定親自開車去接機，不只這樣，還帶夫人一塊去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每次他們都不直接回家，一定先繞去 china town 買螃蟹，吳先生喜歡吃螃蟹，那兒是不准停車的，所以呢，就把夫人放在那，押車；還有吳先生喜歡吃多倫多的烤豬，李榮章教授就開車載吳先生一起去買，因為從加拿大到美國，每個人只能帶 20 加幣入境，他們就跟老闆商量，收據上的錢，打少一點，入境時，查驗的人，還覺得奇怪，怎麼這麼多東西，才這麼一些錢，出來時，吳先生就沾沾自喜的說，“海關嘛怎麼鬥得兩個物理的 PhD 呢....呵...一直到吳先生在加護病房時，李教授就打電話來問說，有什麼要帶的，吳先生還不忘多倫多的烤豬，要他幫忙帶來。

郭義雄教授回憶起,吳先生覺得非常得意的一件事,就是那時他是國家的科技指導委員,有一次,美國總統首席的科學顧問碰到他,就說“你就是 Tayou Wu 阿,我就是讀你那本 atomic scattering 的,寫的真好..”,吳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貢獻,就是在科學教育改革上吧,推動科教,不遺餘力,一生都奉獻給了物理,活到老學到老,郭義雄教授說,那時和朱國瑞教授,在吳先生臨終前去看他,問老師說,最後有沒有什麼話,要給他們倆勉勵的,那時只能用筆談了,吳先生說“你們哪..要好好鑽研學問阿..”吳先生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,一生追求學術的執著-,正值耿介的風骨,又帶點老頑童的性格,永遠留給後人無限的追思.